

宋元
海南人物志折彦质：
名将世家谪儋州文本刊特约撰稿
曾庆江

折彦质家乡陕西府谷

诗作
《全宋诗》收录折彦质质《种师道行状》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收录折彦质

将门世家，生不逢时

折彦质（约1080—1160），字仲古，别号介之。曾筑“葆真”草堂于寿安锦屏山中，因此自号为葆真居士。崇宁时进士。祖籍云中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徙河西府州（今陕西府谷）。五代至北宋，我国黄河上游地区民族矛盾尖锐复杂，政治局面变幻无常。五代中的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以及辽、北汉、北宋和西夏都曾经在这一地区建立过自己的统治。就在这风云激荡、狼烟四起的年代，折氏家族崛起于黄河以西，“独据府州，控扼西北，中国赖之”（《宋史·折德扆传》）。折彦质七世祖折德扆屡立战功，曾经担任后周静难军节度使等职务。其女嫁与杨业，即《杨家将》传说和演义中著名的余（折）老太君。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也是战功卓著，曾经担任皇城使、成州团练使、知岷州、知镇戎军等职务，最后卒于知渭州（今甘肃平凉）任上。折彦质的哥哥折彦野在徽宗时，官西染院使，为秦凤路第一副将，屡立战功。折家将可谓是宋朝的“西北长城”。折彦质“振七世之家声，为折氏之冠冕。才兼文武，心存江山。广交游，所知多一时贤臣名士”（韩荫晟《折彦质传》），这为他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父亲知渭州时，折彦质于大观四年（1110年）以朝请郎的身份担任直秘阁参军事，开始了自己的军旅和宦海生涯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兵擒辽主天祚帝，下燕京，围太原，直逼开封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正月，折彦质与种师道、姚平仲、姚古等率军勤王，在南关、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。六月，朝廷以李纲为河东宣抚使、折彦质为勾当公事前往救援被金兵围困的太原。折彦质随制置副使谢潜自威胜军（今山西沁县）出兵，与金兵血战四天，最终因为金人增兵未能成功。但是他的将才得到朝廷认可，被擢升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。在与金兵的对峙中，他多次与金兵统帅粘罕通信，表达停战修好的愿望，“愿戒守兵之官，按兵不动，勿相侵扰，以俟盟誓之必成，和好之永结”。折彦质绝不是投降派，而是希望罢兵息战有利于双方百姓，应该是有前瞻眼光的，但是在兵临城下的局面中只能是一厢情愿。

十一月，朝廷要求折彦质极力保守平阳府（今山西临汾）及汾州一带。平阳为汾、隰等

路帅府，而平阳知府林积仁压根没有打算坚守，朝廷所差都统制刘锐也不肯用命，最终平阳府陷落，威胜、隆德、泽州相继失守。金人长驱南下，彦质以宣抚副使领兵十二万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共守黄河，但未及战斗宋师尽溃。折彦质因此责授海州团练副使，永州安置。（《宋史·钦宗纪》）高宗即位后，赏功罚罪，于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六月乙酉再被“责授散官，昌化军（今海南儋州）安置”（李纲《建炎时政记》）。

折彦质本为将门之后，自身也极具将才，但是在对金兵的战斗中却少有胜利，最终还被流贬海外，究其原因是与宋朝朝廷的腐败和军队的软弱密不可分的。即便是军事天才也难以扭转根本局面，折彦质可谓是生不逢时。正因为这种情况，南宋朝廷只能偏安一隅，最终难以避免灭亡的命运。

被贬儋州，首倡“乡约”

折彦质自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六月昌化军安置，到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六月复龙图阁直学士，赋闲时间长达五年时间。在到达昌化军之后，他按照惯例给朝廷上谢表，如此说：“不知沧海之深，但见恩波之阔。”说自己虽然不能领会宦海风波，但是对皇恩还是铭记在心的。当然，这只是向朝廷表达忠心的一种姿态而已。空有报国之志的折彦质被贬海南，心情的抑郁是在所难免的。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的诗作中窥见其心结。

作为武职的折彦质，却也擅长诗文，除了他写给金国元帅粘罕的3封书信尚存外，《全宋诗》录其诗18首，其中多首与贬谪海南有关。赴琼路上，他经过雷州，那里有寇准和苏轼、苏辙兄弟的遗迹，因此写下《雷州苏公楼》和《寇莱公庙》进行慨叹，一方面写出对这些人物的景仰，另一方面却又体现出自己前程未卜的忧心。在儋州写有《超然亭》：“超然亭上鬓毛斑，浩荡秋风小立闲。岂为诗情堪过海，只缘脚力要寻山。峭峰断续天容缺，高垒萦纡地势悭。回首不堪东北望，桂林万里是秦关。”

登高远眺，不但没能释怀，反而因为看见大海苍茫，高山重叠，让自己回首不堪往事，再联想北归无期，鬓毛斑白，悲凉、低沉的心绪不言自明。但是，他毕竟经历过很多人和事，也能适当排遣心中的郁结。《渡海》如此写：“朝宗于海固愿也，一苇航之如勇何。浅着惊呼过又喜，此生是

等事尚多。”说不准今后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呢，因此必须做好心理准备。

由于史料欠缺，我们无法查考折彦质在海南五年的情况，但是南宋王象之编纂的《舆地纪胜》卷125中有如此记载，“至郡，与僧士许廷惠辈效温公真率会，为乡约，每五日一集，太守李行中与焉。”在放松自己心性的同时，折彦质多与当地名士交游，从而度过几年的南贬生活，同时也谱写了一曲武将的文士佳话。

许廷惠本名许康民，其父许珏为流寓儋州名士，“精于《易》书，论灾祥有验”，与苏轼交游甚多。许康民跟随父亲久居儋州城东，在建炎年间“于大江桥建湛然庵以居”（万历《儋州志·流寓志》），为当地名士。李行中则是绍兴年间昌化军知军。宋朝宰相司马光（曾被追封为温国公）罢政居住于洛阳时，常与故老游集，相约酒不过五行，食不过五味，号“真率会”。“真率会”实际上是文人间的雅集。折彦质到达海南儋州之后，因为报国无门以及身处蛮荒之地，心情抑郁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他很快找到能够交心的朋友，那就是寓儋名士许康民、知军李行中以及当地占卜大师王六公等人。他们像当年司马光处于人生低谷时期一样，约定每五天聚会一次，游山玩水，写诗作赋，饮酒作乐，从而使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折彦质非常感念这些朋友在他人生低谷时期的相伴，在离开儋州北返时，分别写有《留别许廷惠》：“架空作屋才容膝，中有道人能湛然。门外红尘虽扰扰，枕边清梦自翩翩。君如海燕时须到，我似江鸥日又迁。回首石桥桥上月，与谁同赏第三年。”《留别王六公》：“六公八十尚占星，授法东坡今大成。此岁得归言不食，几时当雨信如盟。误人功业忍更问，老我林泉如可营。他日疑谋谁为决，无由重到访君平。”感恩、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

作为将门世家，虽然屡遭贬谪，折彦质内心深处的仕宦意识从未曾泯灭。一旦接到北返的消息，内心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。《北归渡海》如此写：“去日惊涛远拍天，飞廉几覆逐臣船。归舟陡顿能安稳，便觉君恩更煥然。”盼望君恩照耀，能够给予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。

屡遭贬斥，不改初衷

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六月，折彦质复龙图阁直学士，并被命令即刻返回京城，他已经度

过了5年南荒岁月。这时正值洞庭湖的杨么作乱，“湖湘谋帅”，尚在广西的折彦质被委以重任，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。在王燮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刘光世等人的配合下，于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二月剿灭杨么。因与王燮不和，改知静江（今广西桂林）。九月，金联合和伪齐自淮阳分道南犯，举朝震恐。左中大夫、知枢密院事赵鼎荐折彦质为川、陕、荆、襄都督府参谋，随后不久又为枢密都承旨，星夜兼程赴任，较好地缓解了军事危机。

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折彦质返回临安，为工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谋军事，又为兵部尚书。绍兴六年（1136年），签书枢密院事，不久兼权参知政事，与赵鼎、张浚等同掌朝政。同年十二月，因赵鼎和张浚之间的争斗导致赵鼎罢相，折彦质系赵鼎极力举荐，因此也被免职，黜知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。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赵鼎复相，折彦质也因此起知福州。但一年多之后，赵鼎再次罢相，秦桧独揽朝政。作为赵鼎旧交以及抗战派代表的折彦质因此受到秦桧的强势打击。折彦质被免职后居住于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，过着赋闲生活，但是他的政敌依然不放过他。绍兴十五年（1145年），侍御史汪勃投秦桧所好，说“彦质顷任枢府，怀奸误国。今居冲要之地，分守臣吴说私相议论，妄及朝廷”，而且再次强调说他是赵鼎同党，因此被贬郴州安置。折彦质到郴州一住便是10年。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秦桧病死才得以离开。

绍兴二十五年（1155年）十二月，折彦质被允许任便居住，随即又被复官端明殿学士、左朝请大夫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垂垂老矣的75岁老人了。二十六年春知广州，随后不久移知洪州。这时正值秦桧党羽王氏当政，欲借用当年与王燮不和之事来罗织罪状，幸好被高宗阻止。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十二月，彦质自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二十九年（1159年）十一月，折彦质以左中奉大夫致仕。绍兴三十年八月癸丑，逝世于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。

折彦质是一个忠勇爱国的将领，屡遭贬斥却不改初衷，可谓是秉承将门家风，可惜的是时运不济，长久以来也没有得到史家的关注。《宋史》也遗漏其传记，实在是遗憾。折彦质生不逢时，未能就平生所学展一生之志，今人韩荫晟感叹说：“空怀济时之术业，枉蕴忧国之丹诚。”当为知音之论。